

# 加拿大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与特点

高 鉴 国

(山东大学 社会学系,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加拿大的城市化与欧洲和北美历史进程有内在密切联系,也形成某些特殊优势和政策。在加拿大(尤其西部)城市发展,地方因素和社区精英起了关键作用。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加拿大不同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也取决于人口流动和经济增长等因素。城市化反映了新型社会组织结构的扩展,是一种高度地方化的组织向一种复杂的综合性地域体系演进的过程,以此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加拿大;城市化;国际比较

**中图分类号:** K7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1 - 4721(2000)06 - 0095 - 07

加拿大城市发展进程晚于欧洲和美国,但无论从何标准衡量,当今的加拿大已是一个高度城市化国家。作为近代移民国家,加拿大没有传统农村业已形成的人口负担,不存在对东方式农业社区的吸收、改造问题。加拿大的城市化在资本主义经济技术条件下完成,城市规划和建设容易实现预期目标,城市经济和公用事业得以较充分发展,市政管理水平紧随时代而提高。加拿大城市化进程对了解发达国家社会变迁提供了必要参照。

## 一、城市化进程与分期

加拿大城市起源于欧洲殖民进程。在 16 世纪初期,土著部族主要靠渔猎或采集食物为主。休伦人和易洛魁人虽进入农业时代,但居住方式远没有达到东方或欧洲早期城镇的规模水平。17 世纪初,欧洲人开始在北美建立永久性居民点。移民人口主要集中在圣劳伦河河口沿线的魁北克和蒙特利尔,其他只有一些贸易点和小村庄;大西洋沿岸有部分渔业和设防城镇(如路易斯伯格及后来的哈利法克斯)。以上城镇出于经济、宗教和居住或军事功用都进行了相应设计规划,开拓者、毛皮商人、传教士建立了自己的居住点、商站和教堂。由于新法兰西的城市特征,加拿大城市学家阿蒂比斯将 1608 年魁北克的建立作为加拿大城市建设的开端<sup>[1](P314)</sup>。加拿大早期城市的形成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 边远殖民点、传教点、商站的出现;(2) 主要聚集点或场地的确定,尤其是农业居民的增加在地区范围内产生了对生活必需品和市场服务性中心的需要;(3) 农业城镇由于政治经济活动的需要转化为城市,形成了工业、行政、交通或防务等功能不同的城市<sup>[2](P46)</sup>。当然

收稿日期:2000 - 04 - 15

作者简介:高鉴国(1957 - ),男,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不是所有城市都经历了这些阶段,许多毛皮商站从没有取得城市地位。大量后来移民需要的更多居住点,并不是在有些贸易站点上形成。从加拿大城镇出现的经历,能够看到从乡村基础上转化为城市之传统模式在北美并不十分适合。边远殖民点集中了不同国籍、职业的移民,许多人来自欧洲城镇。这些边远殖民点规模很小,但经济作用和功能是综合性的,并不限于农业。用加拿大学者的话来说:早期边远殖民点“既不是城市也不是农村,而是两者的结合”<sup>[2](P46-47)</sup>。

1851年只有13.1%的加拿大人口属城市居民(加拿大将1000人以上居民点定义为“城市”),到1901年有34.9%的加拿大人成为城市人口,1931年超过一半(52.5%)。联邦建立以后到1931年,每10年间城市人口比重增加5%-7%。1929年以后的经济大萧条实际上停止了城市人口的增长,1931~1941年城市人口增长仅为0.2%<sup>[3](P76)</sup>。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到1971年,3/4的加拿大人住在城市里。70年代以后城市人口的增长相对停滞,1986~1991年,城市人口比重仅上升0.1%<sup>[4](P91)</sup>。

城市发展分期是认识和理解城市要素的重要方法。纳德的《加拿大城市:理论、历史与规划》是70年代加拿大城市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它以1867年《英属北美法》通过和联邦制国家建立为断限,将加拿大城市发展进程作了两段划分,认为联邦建立以前加拿大经济以原料出口为主要特征,城市也是围绕原料经济而发展。在联邦刚形成时,除了上加拿大(魁北克)与下加拿大(安大略)沿圣劳伦河形成简单经济系统外,其他地区和城镇并没有相互联系,并不存在“全国性”城市体系。但联邦的建立为全国经济和城市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政治条件,20世纪20年代全国性的城市体系初步形成<sup>[5](P201-202)</sup>。纳德的分期以政治断代为依据,稍显简略。莫里斯·耶茨将加拿大城市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边疆和原材料阶段(1935年以前);(2)工业资本主义阶段(1935-1975);(3)全球资本主义阶段(1975- )<sup>[6](P60)</sup>。耶茨主要依据为资本投资类型,这种划分并不是说1935年以前没有工业发展,或1935年以后的资源贸易并不重要;而是认定30年代为投资的分水岭。在这以前,大部分投资来自英国,主要投入资源发展。30年代以后相当大的资本投资来自美国,其中大量投入工业发展。从70年代以后,加拿大接受来自外来国际投资,如日本、香港、西欧,直接投入工业和资源业。每一种不同的投资阶段,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分期,很难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国际资金趋向与比重对资本结构有一定影响,可以作为国际投资分期的依据,但作为城市分期的标准,实在太牵强。

工业化进程和技术类型(如根据交通技术划分为马车时代、电车时代和汽车时代)是当代城市学者最为常见的分期标准,因为它们对城市人口形成和空间分布产生巨大影响。加拿大城市学界最流行的分期为四分法,即第一阶段,殖民地或贸易时代(1608-1820)(北美学者习惯称自己早期历史为“殖民地时代”,似乎突出政治分期,实际则指前工业化时期。北美殖民地前工业经济的特点是资源和贸易经济);第二阶段,商业时代(1820-1870);第三阶段,工业时代(1870-1920);第四阶段,现代阶段(1920- )。这种分期吸收借鉴美国学者对美国城市历史分期的成果<sup>[7](P12)</sup>。加拿大城市发展中显示了四种社会组织形式,即移民集散地、商业中心、商业工业城市和大都市社区<sup>[8](P46)</sup>,每一种都比前者更复杂。恰巧这四种组织形式能分别与上述历史分期相联系。每一种形式的出现都是由社会生态系统的变化所造成,日益增加的人口和技术进步促进了固定区域组织的更复杂

形式。这个分期总体上说明了特殊的政治经济背景对城市进化的影响,及其对城市功能和位置的影响,但也不能生搬硬套到加拿大所有地区的城市发展阶段。

各种因素促进了加拿大城市化。地方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城市作为周围原材料集散地的中心地位。铁路系统是西部城市化最有推动意义的重要因素之一。加拿大东部城市都是马车和水路运输时代的产物,而西部主要城市温尼伯、埃德蒙顿、卡尔加里和温哥华都是铁路时代的产物。1880 - 1885 年间,加拿大兴建横跨东西的太平洋铁路,促进了人口迅速流动、自然资源开发和整个经济发展,大大加快了西部城市化进程。

在加拿大城市(尤其西部)发展中,地方因素和社区精英具有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加拿大城市学家阿蒂比斯借用美国学者的概念“促进主义”(Boosterism)分析了地方精英在地方城市发展中的主客观能动作用,指出联盟以后 60 年间草原中心城市成为本地区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集团的促进<sup>[9](P209 - 235)</sup>。地方精英群体出于私人利益和社区利益共同增长的目的,积极地兴建铁路、鼓励移民、吸引工业、设立大学,推动政府改革,争取独立市政地位,组织地方人员和资金共同发展城市,以谋求自己的城市成为省会城市;每个城市的精英们相互合作,追求自己社区在本地区的优势地位。出身于盎格鲁新教群体的城市精英移居西部以前就有开发东部社区的经历,他们相信城市发展的主要标志是人口、铁路、经济的增长,地方政府的作用就是促进这种发展。

## 二、当代城市发展模式与地域特点

加拿大疆域辽阔,人口则相对集中于局部地带。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城市国家”,其主要大中城市散布于靠近美国边界数百公里内,被一个便捷的交通网络联接,形成一个东西漫长的“城市走廊”。加拿大东西部城市之间的交通由国内航空线路、高速公路和两条主要铁路组成。加拿大学者西蒙斯兄弟曾形象地将这种城市间交通网络比喻为“主街”<sup>[12](P66)</sup>,在加拿大国内去任何地方的交通路线都要经过上述主干线。《1997 年加拿大年鉴》则将圣劳伦河河口魁北克到苏必利尔湖畔苏圣玛丽之间的城市带称为加拿大的“主街”(此地区也被称为加拿大经济中心“金三角”)。这个狭长地带只占加拿大土地面积的 2.2%,人口却占 60%左右,包括两个最大的大都市区(多伦多、蒙特利尔)和首都渥太华。

城市体系反映全国不同城市之间空间或非空间的联系,可划分为个别城市及其内地、地区性城市群和全国城市网络等不同层次。城市、城市地区和国家城市体系之间具有广泛经济联系。加拿大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南部地区绵延 1000 公里的温莎—魁北克市走廊,包括蒙特利尔、渥太华—赫尔、多伦多、汉密尔顿等大城市,是加拿大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地区,包含 2.7 万平方公里城市面积,全国一半人口,以及大部分制造业。另外,加拿大还出现几个地区性城市系统,如阿尔伯塔的埃德蒙顿—卡尔加里走廊和西部的乔治亚海峡城市地区(即由大温哥华地区为基础的城市带)。乔治亚海峡城市带包括维多利亚、纳奈莫、温哥华、里士满、伯纳比等 20 多个城市自治体(市、区、镇等)。该城市地区仅占加拿大领土的 5%,但聚集了全国和本省人口的 13%和 80%。

加拿大城市系统也是北美城市网络的组成部分,与美国城市工业形成竞争。利奥·德鲁格指出:“加拿大人经常感受到的美国影响明显说明了美国城市性在北美的优势地位。加拿大都市中心是北美城市网络的组成部分,必须参与其内部竞争。”<sup>[10](P66)</sup>加拿大一半的大都市靠近美国东北部和中西部工业发达地区。9 个最大的城市中的 5 个,即多伦多、

蒙特利尔、渥太华—赫尔、汉密尔顿和魁北克市必须与占据经济技术优势的纽约和芝加哥竞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一步打开了北美城市经济的大门,使区域性中心城市多伦多和蒙特利尔面临更大挑战。西部主要城市温哥华、埃德蒙顿、卡尔加里和温尼伯面临的竞争压力则相对要小。它们在旅游、木材、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方面具有自身优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加拿大主要大都市地区吸引和集中了越来越多的人口,人口增长率超过全国人口增长率。70年代以后,加拿大城市与乡村人口比重趋于稳定,但大都市地区人口继续增长。特别是三个最大的都市区——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温哥华地区居民,在1971-1994年间由占全国总人口的21%,上升到32%<sup>[11](P31)</sup>。80年代初期,3万居民以下的小城镇人口规模实际上趋于萎缩。高技术和服务性行业为主导经济的大都市地区(如多伦多、渥太华—赫尔、萨斯卡通、伦敦等)人口增长明显高于以资源性工业为基础的城市(温尼伯、圣约翰、温莎、汉密尔顿等)。1961-1991年,大多伦多地区的人口增加了一倍,1995年达到434万。这些大都市地区人口增长的原因之一是外来移民的汇集。伴随着现代大都市地区及郊区化发展,出现了公司郊区(私人企业城镇)、郊区工业园、高层公寓和购物中心等重要形式。

大都市区大多数居民实际上并不住在中心城市,而是居住在郊区城市。大都市区中郊区城市的人口增长快于中心城市。如1991年渥太华—赫尔大都市区(即人口普查都市区,CMAAs)人口为92万,其中心城市渥太华人口为31.4万。1986-1991年,渥太华市人口增长4.4%,渥太华—赫尔大都市区人口则增长了12%,几乎是渥太华市同期增长率的3倍。其中有些郊区社区如坎伯兰和卡纳塔人口增长率超过35%。其他主要城市也是一样,1986-1991年多伦多市人口增长了3.8%,大多伦多都市区人口增长了13%,其中增长最快的里士满希尔和万汉超过了70%<sup>[4](P91)</sup>。许多居民选择郊区居住不只是逃避中心城市的拥挤、混乱,也是因为郊区社区“拉”的因素——住房更为便宜和充足。

加拿大城市立足于大都市——内地关系的发展。大都市位于经济体系核心,通过持续资本发展获得有利位置,具有突出的贸易、制造、交通和金融功能,对附近城市及其乡村形成控制。当今多伦多和蒙特利尔是加拿大占统治地位的大都市,拥有将近全国1/2的大都市人口。加拿大国内城市都能感觉到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的影响。蒙特利尔作为加拿大最大都市的地位曾保持了300多年。到1981年,多伦多人口超过蒙特利尔,成为最有吸引力的工业中心。随着西部移民增加,城市中心的影响进一步西移。

加拿大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地区差异。人口数量多的省份通常就是大城市化的省份,而人口数量少的省份往往是乡村人口(但不一定是农业人口)多的省份。加拿大人口和城市集中的主要地区有大西洋沿岸地区、魁北克、安大略、草原省份、不列颠哥伦比亚。中部省份魁北克、安大略和西部省份阿尔伯塔、不列颠哥伦比亚城市化程度最高。6个最大的都市中心(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渥太华—赫尔、埃德蒙顿和卡尔加里)均位于这4个省份。192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安大略和魁北克省半数以上人口是城市居民。新斯科舍省到1941年城市人口超过50%,阿尔伯塔和纽芬兰是1961年,新不伦克省和萨斯喀切温是在1971年达此标准。而爱德华王子岛省大多数人口一直居住在农业地区,1986年只有39%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sup>[12](P73)</sup>。1986年有3个省(区)乡村人口超过城市,爱德华王子岛省为61.9%,西北地区为53.3%,新不端克省为50.6%。

加拿大将 1000 人以上聚集区和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超过 400 人地区定义为“城市地区”。这个标准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低的。世界各国“城市”人口标准,通常由官方统计自行决定,没有统一的国际标准。在芬兰、瑞典和丹麦,200 - 250 人以上的居住点便被确定为城市;苏格兰也以 1000 人以上的居住点为城市;而美国为 2500 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规定的“城市”人口为 2000 人至 7500 人之间,有些达到一万人以上<sup>[13](P8)</sup>。大多数国家定义城市所规定的人口规模高于美国和加拿大。因为在这些国家缓慢历史进程中,只是在人口聚集达到相当规模时,才出现专门化土地使用和明显职业群体分化。1991 年,61.1% 的加拿大人口居住在 10 万人以上的都市区,而这些都市区仅占整个国土面积的 0.8%<sup>[14](P41)</sup>。除了加拿大的“主街”和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之外,其他加拿大人居住在数以千计的小型社区。一些是分散于加拿大中部和北部的矿产和森林小镇,另外是农业村镇或服务型城镇,以及全国各地的土著居民点和保留地等。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沿岸有不少渔业社区。这些社区一般规模小、相互隔绝,很难被定义为“城市”。

乡村地区是城市地区外人口稀少的地域。居住在乡村地区的居民可能是农业人口,也可能是居住在乡村的非农业人口。1991 年,23.4% 的加拿大人被统计为“乡村人口”,但只有 3% 真正从事农业生产<sup>[14](P18)</sup>。根据 1986 年的人口统计数字,加拿大有 260310 个农场家庭,共有人口 950000 人,分别占加拿大家庭总数(670 万)和总人口(2535 万)的 3.9% 和 3.75%;30% 的农场工人受过不同程度的高等教育(包括大专),其中近 90% 取得学位或文凭<sup>[12](P346,82)</sup>。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小农)人口不一样,加拿大农业(场)人口在生活和行为方式方面很大程度上已经“城市化”,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也很少。大量居住在城市以外的人不是农业人口,并居于距市中心的通勤范围内。

### 三、与美国的比较

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容易将带“北美”标签的事物视为反映美国价值变化和发展需要的东西,忽视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少具体和明显的差异。加拿大学者对美加关系不平衡或自身民族认同感被忽视的状况有更深切感受,常对“北美城市”和一切带“北美”标签的概念有反感。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学者最早合著的《北美城市》比较突出美国与加拿大城市化进程的同一性,较少论及差异,认为加美城市化进程的统一性不同于另一个北美国家——墨西哥。但该书 1980 年第 3 版和 1990 年由莫里斯·耶茨独立编著的第 4 版开始更多地重视两国差异。而迈克尔·A·戈德堡和约翰·默塞尔的《北美城市的神话:大陆主义质疑》则强调两国的差异,认为比较研究方法的首要目的在于认识差异<sup>[15]</sup>。加拿大的城市化并不是孤立的进程,它与北美政治经济结构和欧洲文化的传统有直接联系。与英国和欧洲城市相比,加拿大城市具有北美大陆特征,与美国有十分近似的物质形态。但加拿大城市并不能理解为美国模式的“北方翻版”,两国城市生活和政策之间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正是这些差异或区别,使加拿大学者对“北美城市”或其他“北美”概念提出怀疑或异议。

加拿大(不包括魁北克)与美国都以英语为主,承袭英国政治和法律传统,都是幅员辽阔、由移民开拓的近代民主国家,其城市化(包括城市建筑与规划、工业化与技术应用、郊区化、大都市化)进程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城市领域诸多方面,加拿大的参考点是美国,如城市市政官制度 1913 年被蒙特利尔郊区的威斯特芒特所首先采用,阿尔伯塔省 20 年代

后期采用了美国式规划体系,包括基本控制方法、综合规划、区划法<sup>[16](P106)</sup>。加拿大城市有轨电车和火车系统也是从美国传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城市经济很大程度上纳入了美国经济增长范围,形成“分支工厂经济”。现在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还没有摆脱对美国经济的依赖。

加拿大的城市化进程大致比美国落后 20 年或一代人的时间(加美城市人口的定义不同,从历史统计中难以确切比较两国早期城市化水平)。一般认为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加拿大城市水平一直低于美国,尤其比较 5000 人以上城市则加拿大的差距更为显著。50 年代以后,加拿大城市化的速度超过美国,到 1980 年,两国住在 5000 人以上城镇里的人口几乎相同,分别为 62%和 63%。两国城市化水平的历史差距基本消除<sup>[13](P66)</sup>。

从大都市人口规模、族裔结构、城市与郊区人口比例三个变量可以发现加拿大与美国城市之间的主要差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 60 年代和 70 年代)加拿大的人口普查,都市区增长比美国的标准大都市统计区要快。但美国城市人口结构变化以及单中心都市区衰落向多中心都市区发展更为明显。美国白人中产阶级迁出旧的中心城市内城,导致中心城市的衰落,而这种现象在加拿大没有那样突出。因此加拿大中心城市的状况比美国好,两国大都市区中心城市的人口都出现减少现象,但加拿大中心城市人口和就业率减少的比例小于美国。中心城市仍是许多中产阶级家庭选择居住的地方,暴力犯罪率比美国低,尤其没有像美国那样出现以一两个族裔集团(主要是非裔黑人)居民为主的街区。中心城市与郊区居民收入和人口差异也小,财政状况良好,依赖政府福利的人少于美国。

从历史上看,加拿大大城市数量和人口规模均小于同期的美国。1990 年,美国联邦政府承认的大都市区 300 多个,总人口超过 1.9 亿。一半以上的美国人住在人口超过 100 万人的大都市区<sup>[17](P55)</sup>。加拿大普查署将超过 10 万人的大都市区定义为“人口普查都市区”(Census Metropolitan Areas,即 CMAs),人口在 10000 - 99999 的都市区为“人口普查聚集区”(Census Agglomeration)。1991 年加拿大有 25 个 10 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居住在前 10 个大都市区的人口占总人口的 49%;其中住在超过 100 万的三大都市区(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哥华)的人口占 32%。尽管加拿大城市人口比重已经等同甚至超过美国(由于统计标准上的差别),但加拿大特大都市区的人口比重与美国还有明显差距。与美国相比,加拿大也缺少中等城市和城镇。

两国政府结构方面存在明显的区别。加拿大城市社区的控制管理权在省,市政自治体由省批准设立,而下属于省。市政自治体完全由省控制管理,城市、城镇和村镇没有正式的宪法权力。各省内的省与市之间的关系类型多种多样,体现在城市政策方面,人们发现“加拿大城市性质更公众性,而美国更私人性”<sup>[3](P63)</sup>。在加拿大,城市发展中重视优质公共交通系统、社区活动中心,推行更广泛的社会福利计划,包括医疗保健和医疗服务、治安措施以及各类政府直接经营的行业,中心城市与郊区的公立学校不存在资金预算或教育质量严重不平衡状况。加拿大城市的“公众性”与美国城市的“私人性”,不只是反映在两个国家政府干预城市生活的能力,也反映其干预城市生活的性质和后果。美国政府特别支持个人消费,其城市高速公路投资很大程度上为鼓励使用私人汽车。加拿大政府发展高速公路计划,则采取相对平衡的措施,从资金和运作机制上支持公共交通系统。另外,加拿大城市的“公共性”还表现在省政府改组大都市地区行政体制的计划,一些大都市

区目前或多或少地由大都市区行政机构(如大温哥华地区、大多伦多地区)协调管理,保证了更平衡的市政服务和更统一整合的规划。在美国各州城市中反对建立统一大都市地区管理机构的呼声强烈,结果美国大都市地区中的市政服务和税收标准存在很大差别。

不少加拿大学者提出,“通过比较两个社会的文化价值和考察其与城市发展的联系,最能够说明和理解加拿大和美国城市经历的区别”<sup>[16](P341)</sup>。美国文化中渗透着强烈的个人主义传统,城市管理和生活通常在高度个人化的方式或体系下运转。加拿大价值体系中更强调集体或公众的因素。随着中产阶级居民和就业向郊区转移,两国许多中心城市在大都市区的经济实力下降,中心城市集中了过多的贫困人口;居民和就业向外扩散造成对汽车的高度依赖,等等,这些问题对城市的发展形成了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 [1] Canadian Public Works Association. Building Canada: A History of Public Works [C].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8.
- [2] James and Robert Simmons. Urban Canada [M]. 2nd Edition. Toronto: Copp Clark Publishing, 1974.
- [3] Trudi Bunting & Pierre Filion, ed., Canadian Cities in Transition [C].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4] Canada Year Book 1994 [Z]. Statistics Canada, 1994.
- [5] George A. Nader. Cities of Canada. Volume One: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Planning Perspectives [M]. Macmillan Company of Canada, 1975.
- [6] Maurice Yeates. The North American city [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90.
- [7] Alan F.J. Artibise and Pau - Andre Linteau. The Evolution of Urban Canada: An Analysis of 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Z]: The Institute of Urb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Winnipeg, 1984.
- [8] Peter McGahan. Urban Sociology in Canada [M]. Toronto: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5.
- [9] Alan F.J. Artibise and Gilbert A. Stelter, eds. Shaping the Urban Landscape: Aspects of the Canadian City - Building Process [C]. Ottawa: Carl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Alan F.J. Artibise and Gilbert A. Stelter, eds. The Canadian City: essays in urban and social history [C]. Ottawa: Carl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Alan F.J. Artibise, eds. Town and City: Aspects of Western Canadian Urban Development [C]. Regina: Canadian Plains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Regina, 1981.
- [10] Leo Driedger. The Urban Factor [M].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11] The Canada Year Book 1997 [Z]. Statistics Canada, 1997.
- [12] The Canada Year Book 1992 [Z]. Statistics Canada, 1992.
- [13] J. John Palen. The Urban World [M]. New York: Macmillan, 1987.
- [14] Harry h. Hiller. Canadian Society: A Macro Analysis [M]. Scarborough: Prentice Hall Canada Inc, 1996.
- [15] Michael A. Goldberg and John Mercer. The Myth of the North American City: Continentalism Challenger [M].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6. Seymour Martin Lipset. Continental Divide: the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Untied States and Canada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 [16] Alan F.J. Artibise and Gilbert A. Stelter, eds. Power and Place: Canadian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 American Context [C].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6.
- [17] Roger W. Caver. Exploring Urban America: An Introductory Reader [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5.

[责任编辑 李平生]

dated oriental cultures with his unique way of “ dialogue philosophy ”. He insisted the cultural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Western and Oriental contrary to the “ Western Centralizing ” theory. He argued that eastern nations not only resembled in appearance ,but also had same spiritual core ;the “ Oriental ” had its own unique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that were different from the “ Western ”. The Oriental “ dogma words ” had the power of saving the Western from decadent culture ;facing future challenges ,Western had to go forward together with Oriental. The detached spirit of Chinese Taoism could overcome the utilitarianism in the current Western.

### **Historical Pha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anada 's Urbanization**

Gao Jian - guo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 Shandong University*

Canada 's Urbanization was inherently and closely related with that of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nd had some unique advantage as well as policy. Local factors and communities ' elit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nada 's cities (especially in western part) . In Canada ,a migrant country ,the progress of urbanization in different districts also depended on such factors as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Urbanization reflected the expansion in systematic function relation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was a process of developing into a complicated and comprehensive regions system from highly localized organizations. From these points ,urbanization satisfied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

### **The Origin and Consequences of Dan Wei System 's Vitality Decline**

Liu Jian - jun & Zhao Yan - long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Fudan University*

Dan Wei system is a social regulating and administering system developed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ing Chinese society after revolution. Dan Wei organizations were divided into hundreds parallel controlling areas by political party 's and administrative powers according to their ranks ,functions and professions. The construction of Dan Wei system was submitted to needs of China 's modernization logic ,but ,the fact that Dan Wei 's regulating functions overwhelmed their capabilities of expanding the total social resources resulted in the vitality decline of dan Wei 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origin of Dan Wei system 's vitality decline from three angles :economy ,historical culture and systems ,and raised that to reconstructing China 's social regulating and administering system needs to overcome and eliminate Dan Wei 's rights ,an unexpected result .

英文摘要翻译/ 张清津